前漢

卷二十三

T 2455/17

3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七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爲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爲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爲斧形而白與黑爲彩也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爲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爲諸侯預盟會之事也）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絕豕韋氏也）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王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遷

于彭城 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遷古遷字其下並同 在予小子勤誒厥生 師古曰誒歎聲音許其反 阨此嫚秦耒耜以耕 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 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皆同其音 靡適不懷萬國逌平 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逌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之萬國所以平也 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 師古曰兢兢謹戒也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 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三年而薨遺業於後嗣也 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 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故言不永也 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 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 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爲樂也 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師古曰恢大也諛諂言也 睮睮諂夫咢咢黃髮 如淳曰睮睮自媚貌也師古曰咢咢直言也睮音踰咢音五各反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旣藐下

臣追欲從逸 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邈同應說是也下篇孟自謂也從讀曰縱 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師古曰睦親也言服屬近 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 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 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勤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 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 師古曰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茲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 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慢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 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思秦繆公伐鄭爲晉所敗而悔過作秦誓云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員與云同 歲月其徂年其逮耇 師古曰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耇不可殆忽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 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 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 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耇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老材質鄙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汙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悊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懸車致仕洎及也天子以懸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音鉅冀反）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既去禰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音廼禮反）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徒居也）爰戾于鄒鬋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鬋字與剪同）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環遶也）我既䙴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曰猶不忘本也）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輔也言夢爭王室之事王違戾我言也）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反覺音工效反）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吾示我遺業也洋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

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端之辭侃和樂貌音口旦反）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

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籯笭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為籯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籯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去父為侯故避嫌不去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

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四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耇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煇師古曰煇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

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媠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媠古惰字也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己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諷迺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

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囏難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目反囏古艱字玷音丁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閑習之貌音徒繼反咨余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曾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曰曾之言則也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早夜常自戒也畏忌是申供事靡憜師古曰申言自約束也憜古惰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爲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然懼非所居恐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也音基庶反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嫞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嫞亦古惰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息慢也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讀曰嗚乎無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迺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

將軍列侯爲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廼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恭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改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孥同 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陳祁也 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 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 迺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汙也數音所角反 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莧反 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也 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

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佑）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師古曰閒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太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音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本支無窮竟也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以令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

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佑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太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不得祭父之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閒音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㠯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卽㠯令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㠯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㠯爲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㠯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㠯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無所依緣㠯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㠯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㠯無繼嗣河平元

年復脩　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
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
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㠯爲迭毀之次當㠯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
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㠯爲繼祖宗㠯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
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率也言
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
則南荊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爲戎狄也）是故弃桓
之過而錄其功㠯爲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
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㠯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
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
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㠯爲逆者非一人也
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
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浪音郎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
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婼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
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師古曰橅讀曰摹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
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
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
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
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
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
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
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
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已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毋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
古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
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
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紀翦字與剪同茇音步曷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羣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埽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音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逆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蔡義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迺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

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不淺近之書爲妄深矣）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

茍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
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
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
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
殺不辜之獄也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
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
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
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所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音子詣反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
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
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
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及

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
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
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
許后之謀始得上聞迺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
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
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
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
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廼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其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

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師古曰餧餓也音餒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陂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謂覸年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捄迺得蒙更生師古曰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踊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撫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爲標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彖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屮木茂鳥獸
蕃（師古曰屮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
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
臣愚㠯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
天子所服㠯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
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順四時㠯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自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
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㠯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
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
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
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㠯和陰陽天下幸甚相
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
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㠯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㠯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辜音直用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燥高燥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盩厔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㠯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㠯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

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㠯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㠯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必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㠯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㠯蓍龜豈宜襃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大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

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
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
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
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
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
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
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
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
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虖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
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也上憂吉疾不起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
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吉上書固
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
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
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
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
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
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
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耆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弃逐吉曰以醉飽之失去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第亦但也語聲之急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㠯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㠯得譴讓（師古曰譲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鄉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將反羣鬭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兗反）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㠯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邵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㠯問之掾史迺服㠯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㠯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言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㠯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㠯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㠯

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迺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臥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誰字言姓又非也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曰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毳讀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文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

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防目反）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 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廼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在衆臣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眭字寧可混糅將爲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炅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少時好俠鬭雞走馬長迺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吕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巳立孟推春秋之意吕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僵臥於地音居羊反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
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禪以帝位師古曰禪古禪字也而退
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
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
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
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
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
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以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師古曰姓蕑名卿蕑音姦又從歐陽氏問
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
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
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
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
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
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
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吕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 師古曰惟思也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 師古曰甌駱皆越號 東定薉貉朝鮮 張晏曰薉也貉也在遼東之東 師古曰薉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 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 師古曰況賜也 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 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副也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食畜

積至今未復 師古曰畜讀曰蓄 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師古曰蔡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吕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吕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廼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

石博問術士有㠯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師古曰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㠯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爲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㠯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㠯報師傅之恩儒者㠯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㠯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㠯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爲一家之學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㠯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㠯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爲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爲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㠯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㠯風雨寒

温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閒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日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師古曰靁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

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
讀曰歟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瘉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
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
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
此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
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
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
以房爲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
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
已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

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　不欲遠離左右及爲
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
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爲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
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爲太守
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爲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
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
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
曰覆掩蔽也巳卯庚辰之閒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
始去寒涌水爲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

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

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四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

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駮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火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

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時明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見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下不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肢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

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觀
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孟康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乙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丁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己主之肺性堅堅行義庚辛主之腎性智智行敬壬癸主之也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
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
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
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
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
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
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
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
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
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師古曰豲音完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
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
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
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師古曰憯音千感反已
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捄貧民師古曰捄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
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
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
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
之安危至秦迺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

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烏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師古曰閒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己亡為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

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 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 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廼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 如淳曰呂后爲主不得爲世故八世九主矣 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 師古曰召讀曰邵 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爲菜色也 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 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 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與由同 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在旋之也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廼說根曰書云天

聰明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爲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翊夾張故言也少微處士爲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處士儒學之官爲太微輔佐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之太微爲大帝廷女宮謂軒轅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弋二反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爲上將東垣爲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諓諓小善也仡仡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揚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爲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諓音踐仡音魚乙反又音牛乞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自言前行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耆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遂入秦用之卒成霸業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旁音薄郎反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爲極陽也色宜明燿而無光也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爲羽羽

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河北方水也水陰爲臣宮中央土也土爲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起風積雲又錯㠯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從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靁電潛龍爲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繼㠯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㠯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天士應何答曰[illegible]師古曰李說是也諸闒茸佞讇抱虛求進師古曰闒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讇古諂字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趯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爲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㠯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晚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㠯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㠯自效師古曰比頻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㠯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㠯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 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 師古曰晷景也 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㠯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㠯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㠯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 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 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 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 服虔曰謁請也 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 師古曰瘉與愈同 小臣不知內事竊㠯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㠯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㠯貨財不可私㠯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 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 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宣隆德克躬㠯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 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總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㠯春夏與日同道 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過軒轅上后受氣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 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 鄭氏曰厭音厭桑之厭師古曰音烏黠反 此爲母后與政亂朝 師古曰與讀曰豫 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 師古曰杖謂倚任也 屋大柱小可爲寒心 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㠯崇社稷尊彊本朝 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與令其盛彊也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女之義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師古曰濊與穢同也）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

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師古曰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彖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故古之王者尊天

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刃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爗爗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博達賢材也陵夷謂頹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定為君子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吕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吕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爲死之後日日吕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師古曰顓與專同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吕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吕異又不通一埶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吕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吕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吕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吕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吕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吕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吕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吕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吕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

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廼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陵夷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

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幾爲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雖赦令不改餘皆除之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

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明也）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仲舒下吏夏侯因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終　漢書七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饑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爲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乂反又音居謁反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廼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按之皐立具郎將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喻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
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
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皆曰死無
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
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
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致問
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
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
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

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
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
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
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時光女為皇后聞之
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專厲彊壯蠭氣（師古
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
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
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
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訊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
後㠯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
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
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絜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
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㠯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
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
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
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㠯
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
㠯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

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㠯過譴笞傅婢出至外弟迺死不
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㠯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㠯
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徐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
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
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
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
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師古曰鬬變亂也及翁
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
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

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
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㠯為此吏倨敖不遜 師古曰敖讀曰傲
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 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 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
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㠯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
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師古曰閎姓也音宏 所舉應法
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
所居治理 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 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 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
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㠯私 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歸
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
籍自聽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 服虔

曰披有罪者籍也 師古曰解讀曰懈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
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 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 不㠯無事
時其有所取也㠯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
許仲孫 師古曰郯之縣豪姓許名仲孫 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㠯
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
禁東海大治㠯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㠯
為右職接待㠯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五保也比音頻寐反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㠯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 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託 師古曰類猶率也 緩於小弱
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 使所
莝 師古曰莝斬芻音千臥反 責㠯員程不得取代 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 不中程輒笞督 師古曰督責也

極者至吕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所以莝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莝故因以莝刃自剄而死說者或謂爲斧或云劒鈇皆失之也）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翁歸爲政雖
任刑其在公卿之閒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吕行能
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爲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吕求賢爲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
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
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吕奉祭
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
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剌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吕得失時魏相吕文學對策吕爲賞罰

所吕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
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爲喻也）宜
顯賞其子吕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
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
告訐（師古曰構結也）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吕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
之教吕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
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吕禮意人人問吕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吕爲便可施行
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
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
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弃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眞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黄霸代延壽居頴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㠯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社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㠯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相率㠯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止蘂反)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㠯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㠯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㠯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爲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㠯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縚飾鑣䥶也建立也幢旌幢也棨戟也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爲之幢音大江反棨音啓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爲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職反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音步郎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咷音滌濯之滌師古曰咷音它釣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

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如淳曰籣盛弩箭箙也師古曰鞮鞪即兜鞪也籣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音丁奚反鞪音莫侯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盜驂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陿鐔音淫又音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貸也繇讀與徭同及治飾車甲三百萬㠯上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㠯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㠯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㠯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㠯己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㠯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㠯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若嗇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㠯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覩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㠯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㠯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㠯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爲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朓音宅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爲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師古曰亹亹言勉彊也舍

息也蠶音尾 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㠯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師古曰訖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旣無㠯佐思慮久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 師古曰年穀頻不孰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㠯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㠯勸善懲惡 師古曰懲止也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 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 師古曰歙音翕 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

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衞之樂 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 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㠯抑心意絕耆欲者 師古曰耆讀曰嗜 將㠯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 師古曰輜軿衣車也輜音菑又音楚疑反軿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 文穎曰謂衣裏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亡虯反 此言尊貴所㠯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㠯田獵縱欲為名於㠯上聞亦未宜也 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 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㠯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㠯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師古曰比頻也更歷也音工衡反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 師古曰寖漸也 長安市偷盜

尤多百賈苦之上吕問敞敞吕爲可禁敞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吕爲長者(師古曰温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貰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吕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于官府也)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皆吕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吕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吕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吕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

於三輔尤爲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吕高弟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吕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吏驅自吕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蘇林曰憮音嫵師古曰本以好媚爲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有司吕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吕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
驗李奇曰絮音拏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
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
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
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
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
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
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
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
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帶反以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
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
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蹤
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為一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
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中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轑音老棼音扶分反敞傳吏
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敞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纚即今方目紗也纚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

封侯傅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如淳曰本西虢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以高弟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闑門橛也音魚列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貴入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敕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

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郲山名也師古曰郲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師古曰陽爲好語也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名也史令史也爲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謁也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

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書皐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王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

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讀曰嚮）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也）百官共職萬衆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音直吏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嫌（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

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爲卿也郎前京兆尹王昌貶爲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寖彊吏氣傷沮（師古曰寖益也沮壞也音才汝反）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懌說讀曰悅）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而惡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師古曰捽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兒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工莧反）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脂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朞）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

異分別著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隷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吕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必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卬讀曰仰仰頭爲健）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閱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吕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吕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訐音居謁反）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師古曰衎衎彊敏之貌也衎音口幹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師古曰媠古惰字也[illegible]）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自將猶言自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吕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終